

WU DU

ZHI MI

赵形 著
学林出版社



吳都
之
謎



吴都之谜

赵 形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 张 森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吴都之谜

赵 形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15 字数 17,1000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80510-983-4/1·364

定价: 4.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赵形继《亚洲一谜》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从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写到八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历史跨度达五十多年,主要描述了苏州、无锡地区有名的吴泰伯108代世孙吴继宗和吴春圃兄弟,为保护泰伯墓的坎坷经历。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围绕泰伯墓之谜展开的。在吴泰伯第25代世孙吴王阖闾时代,干将与莫邪所铸的时耗、鱼肠宝剑藏在“阖闾墓内”,而“阖闾墓”的地址只在《吴泰伯世系宗谱》有记载,这“宗谱”则深藏于泰伯墓内,非打开三重石门而不可得。时耗、鱼肠宝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其藏址乃“吴都之谜”,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时想破这个谜,国民党从大陆败走时想破这个谜,都未能如愿。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方揭开谜底。

作品的故事性强,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热情颂扬了吴泰伯后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目 录

卷头语	1
第一回 血染吴城	6
第二回 逼上战车	14
第三回 各奔前程	24
第四回 秦晋之好	33
第五回 螃蟹图案	46
第六回 鸿山之战	61
第七回 妙手回春	74
第八回 上海历险	82
第九回 历史关头	90
第十回 真假“李逵”	105
第十一回 秘密防线	118
第十二回 吴奔受屈	130
第十三回 厄运临头	136
第十四回 负重女神	145
第十五回 计出金陵	160
第十六回 “独立王国”	169
第十七回 密林深处	184
第十八回 柳暗花明	200
第十九回 游子春归	212
第二十回 吴都之谜	221

卷 头 语

吴王阖闾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率领吴国军队五战五胜，攻进楚都，令中原诸强国闻之失色。在他的统治下，吴国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根据史书《越绝书》记载，他的陵墓“在阊门外，名虎丘。……铜椁三重，坟池池六尺……千万人筑治之，取土临湖口，筑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从以上记载看，阖闾墓似乎应该在苏州虎丘，而且规模甚大，随葬品众多，包括素有盛名的时耗、鱼肠宝剑在内。但是经过历代的多次发掘，始终没有发现阖闾墓。明代正德七年，剑池水涸，有人下去看到木板和墓砖，以为是阖闾墓了，其实不是。现代考古证明，春秋时期根本就没有用墓砖的，吴国王室墓多掘一坑，然后覆土葬之，阖闾墓里怎么可能出现墓砖？

随着吴文化考古工作的进展，尤其是江苏省丹徒县大港地区青铜器墓和南京、镇江地区以及皖南地区土墩墓的发掘，使我们对吴国历史的一些传统看法产生了疑问。如，大港地区就发现过青铜器宜侯矢簋（音轨，古代盛食物的圆口器皿）。1984年8月，考古工作者又在此发现了阖闾二叔吴王余昧的墓。大港附近古为朱方城，这就说明春秋时期朱方有可能曾作为吴国国都，这就动摇了苏州作为吴国唯一国都和吴文化中心的传统看法。

近年的考古成果反映：活跃于江南的吴越两族，其活动交汇处大致在太湖西岸的江阴、武进、宜兴一线。此线以东为越文化区，百姓死后习惯筑石室葬于山坡。以西则属吴文化区，百姓死后流行平地起封的土墩墓，两者的生活习惯和所用器皿是大不相同的。吴越之间的战事也大多发生在这条线的附近。沿这一线进行考古调查，至今还能看到不少建于春秋时期的军事城址，如江阴陶城、武进淹城、留城、胥城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古城。这些城址有的保存尚好，像淹城还保留了三道城河、三道城墙的结构。

苏州无疑在这条线的东面，作为吴都，苏州怎么可能孤城深入于越国的势力范围之中？在苏州的考古工作中，也从未发现过青铜重器，尤其是带铭的青铜礼器，这似乎与辉煌吴都的身份不相符合。据载，吴王夫差的时候，吴国一次就从鲁国强行征来了上百件青铜礼器。其次，在城内外发现的大多是战国和汉代墓，而不是春秋墓。再有，在考古学家看来也是最重要的，苏州现存城墙是建在战国和汉代的遗址上的，这就是说苏州建城至多不超过汉代。近年苏州相门古水门的发掘和其他一些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古水门中的木料经测定，其年代不早于汉代。这样，苏州事实上就排除了作为吴都的可能，一千多年来流传了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许多文献言之凿凿的吴都竟然是假的，这不由得使人扼腕叹之而后陷入沉思。

苏州既然不是吴国都城，阖闾墓也就不大可能在苏州的阖门外了。晋朝人王珣说：虎丘原名本叫海涌山。看来虎丘之名也是后人所加。又《越绝书》说：筑阖闾墓时，所需泥土均取自临湖口。可是，离虎丘最近的太湖湖口也有三十多华里，

去那么远的地方取土,可能吗?由此,阖闾墓就在虎丘的说法更加令人难以相信了。

那么,阖闾墓到底在哪里呢?在武进县和无锡县交界处的古城,古书和当地群众都称之为阖闾城。此城虽已废弃,但如今去调查,仍能看出它的城廓遗址与吴都“城中有小城二”的记载相合,并且范围不小,城墙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城墙是建于春秋时期。根据记载,吴王阖闾时期曾令伍子胥大兴土木,筑造新都并名为阖闾城。又《吴地记》载阖闾时的国都,其北门可以“北通毗陵”,毗陵即今常州。从地理上看,苏州北门往北是长江,而阖闾城往北正好抵常州。再有,当年吴王夫差在吴都逼死伍子胥后,曾用马皮裹其尸浮于闾江,可见闾江在吴都旁,阖闾城东正好也有一条河至今仍叫闾江。吴王称霸时,《越绝书》说他“徙治胥山”,也就是他把新都放在胥山旁边了,现在阖闾城的东北不但有胥山,还有胥祠,难道这些都仅仅是巧合吗?从地形看,城之东有连绵不断的无锡山脉,西南有龙泉山等山脉,东南有太湖天险,军事上位置极重要,而且正好位于吴越交界线上,作为卓越的军事家,阖闾和伍子胥是极有可能选此作为国都的,何况城正好建于春秋时期,又有诸多情况与文献相吻合。

从近年大港吴国贵族墓的出土规律看,要具备以下条件才可能是王室墓:其一是墓必须在山顶;其二墓所在山下要有宽阔的水面,如大港诸墓面对长江;其三是墓所在附近必须有古都城、如朱方城。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用这个来分析虎丘情况,显然不符合,所以,阖闾墓不可能在虎丘,而阖闾城周围多山,山顶又有凸起的高大土墩,这些土墩是不是墓呢?如果是,又会不会是王室墓?由于这些土墩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确实

很有可能是王室墓，而如果它们是王室墓，那么阖闾墓很有可能就在其中。

由于阖闾墓内随葬品众多，特别是干将与莫邪铸造的时耗、鱼肠宝剑，早就脍炙人口，“得阖闾墓者，得吴王剑”，便成了海内外收藏家们的追逐之宝，甚于流氓军阀孙殿英从东陵窃得的任何国宝。三十年代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吴域时曾心想破这个谜，不惜代价痴心不改，最后还是落得个可耻下场。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亦曾想带走，无奈国宝无着，绑了个人质而去。

那么，吴都之谜最有可能藏在哪儿呢？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有如下记载：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

这个句吴国，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至夫差二十六代，被越王勾践灭，阖闾当为吴太伯第二十五代无疑。司马迁借孔子的话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太伯居梅里（今无锡县梅村镇），被誉为“江南第一古镇”，镇上有太伯庙。离梅里约十华里的鸿山（系锡山、惠山之余脉）南麓，便是吴太伯墓地。吴太伯的忌日是“正月初八”。这个中国的古老家族，至今仍繁衍于大江南北。仲雍的墓在常熟虞山，

与鸿山之太伯墓相距不远。《通志氏族略》记载：“泰伯封于吴，子孙以国为姓。”可见吴姓中国人的始祖乃周代的太伯。从现存的地方志、碑刻与古籍查考，吴太伯的太字，均从《通志氏族略》写作泰。鸿山南麓的泰伯镇就是吴泰伯第一百零八代世孙居住的地方。毗邻的鸿声乡，就是我国有名的出学部委员的地方，台湾已故的著名国学家钱穆，他的侄子钱伟长等都是鸿声乡人民。

话说这吴泰伯第一百零八代世孙居住的雕花墙门，正门上悬着巨匾，赫然上书“至德世家”四字，落款孔丘。二门上也有块匾，上书“江南第一家”五字，据传为南唐后主李煜御笔。李煜好词，他的爱妃金娥死于战乱，葬于泰伯镇西南的娃娃墩，并作《惜分钗词》，亲临墓地哭别，赐名“金娥墩”。当年，吴泰伯的第五十五代世孙为南唐命官，接驾至泰伯镇，为李煜压惊。李后主虽面对岌岌可危的政局而心神不定，在文学方面的才思却并不枯竭，酒后赐名“江南第一家”，又问起吴泰伯第二十五代世孙吴王阖闾时代，干将与莫邪所铸的时耗、鱼肠宝剑如今收藏在哪儿。主人回禀圣上：“在阖闾墓内。”又问阖闾墓在哪儿？主人答，《吴泰伯世系宗谱》上有记载，深藏于泰伯墓内，非打开三重石门而不可得。李煜身处困境，不及一饱眼福御览了。但此史实被后人记于地方志上，遂流传于民间，连日本人都知道。

雕花墙门内，庭院中央有棵巨型的古银杏，与吴泰伯同岁，每逢“春风吹绿江南岸”时，它粉脸含春，老枝抽新，像升起一团绿云，煞是迷人。它又像陷入沉思中的哲人，撑着沉重的树冠，寻觅着绿色的梦，也许在向后人讲述着那“吴都之谜”的故事……

第一回 血染吴域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后，日寇长驱直入，兵分三路指向南京城。泰伯镇，历史上从未换过大王旗的吴域古镇，将落入异族之手了。

吴泰伯世孙居住的雕花门墙内，一百零七代世孙吴铁庵先生正在对着一块碑文叹息。那块碑文为：“秦筑长城，汉击匈奴，唐防突厥，宋抗契丹，明御瓦剌，岂容民国亡句吴？”

铁庵一生未仕，是位享誉乡里的仁贤长者，一生读书藏书，惜字如金，天天上街拾字纸，年年出资办学兴教，努力的结果，使泰伯乡成了无白丁乡。他守着吴族家业，出了许多读书人，却无一兵一卒保家护院，日本人攻城掠地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他十分气愤，然一介书生，且年事渐高，既找不到什么出路，又不愿将泰伯墓、雕花门墙拱手送给东洋鬼子，只好学文人义士赋诗刻石以明心迹的作法，请人刻下了这块石碑。

铁庵凝视石碑，想着亡国亡家的未来，不由得一阵阵心悸

.....

这块吴文化的发祥地，吴族人品享着馨香的泥土进入梦乡，如今却要成为倭奴的土地，世代代的吴族人重文轻武，遇事就看雕花门墙的，而他自己却是个不懂孙子兵法的读书人……探本溯源，宗谱上查得出：商代末年姬姓的侯国崛起，建立了周国，开国君主周太王想让第三个儿子季历继承王位，

他的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为了顺从父亲的旨意，以采药为名南下，在江宁、溧水和当涂三县交界的横山落户隐居起来。以后，泰伯又南迁无锡梅里，直到他病故，葬在鸿山（原名铁山，东汉梁鸿和孟光在此隐居并合葬在此山后改为鸿山），一些守墓的吴族人渐渐集居于此，形成了泰伯镇。他这支嫡系是在仲雍死后迁来鸿山南麓的，负责守护泰伯墓。

是夜。铁庵将次子春圃和老管家叫进书房。

春圃今年刚十七岁，长得明眸直鼻，一表人才，是个上扬祖德下显家声的后起之秀，铁庵十分器重他，准备送他进苏州东吴大学读文科，能像鸿声乡七房桥钱家的钱穆那样，出息成个国学家。春圃他在沪淞抗战前就参加了泰伯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满腔的热血在沸腾。老管家在雕花门墙里生活了几十年，铁庵早已把他当成吴族的一员，什么事都不回避他。

“你们看，这块石碑和枪支埋在哪里为好？”铁庵问。

“石碑埋在银杏树下。枪埋了会生锈，放进墓道里吧。”春圃说。

铁庵表示赞同。石碑就埋在了银杏树下。三个人在大院里忙到拂晓才埋定当。春圃将枪支搬进内书房玩弄了起来。一共有中正式步枪五支，短枪两支，子弹千多发。在放进墓道里去之前，他留下长短枪各一支，子弹二十发，没有让父亲知晓，搬进了自己的小房间。

这些枪弹，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唐耿良送给铁庵的。几天前，唐团长匆匆来见铁庵。他把前线战事失利的紧急军情相告，要铁庵有所思想准备。

“部队正在退却途中，我不宜多勾留了，这样吧，给你留下几支长短家伙防身护院，另外，接济我一些硬货，白的黄的都

行，部下快没有军饷啦。”唐耿良面带愁色地说。

“你打算退到哪里去？”铁庵忙问。

“避开日寇锋芒，把队伍拉到山区，伺机反攻。”

“好！”铁庵赞赏不已，亲手将几根金条和五百块银洋赠给了他，“祝你成功！”

分手时，唐耿良整整风纪扣，行了个军礼，他声泪俱下，放下一句话：“铁庵老伯你日后有难，弟子当助一臂之力，我的部队有了驻地后马上给你音讯。”

吴铁庵有两个儿子。长子吴继宗，是个四年前从日本帝国大学学医得了博士归来的医生。他不常回家，在县城里开了个私人诊所行医。哪知几天前他给父亲来了封信，说日本人占领无锡后强拉他做了翻译。铁庵一听儿子成了汉奸，心中气愤不已，可他理解儿子的处境，深知儿子的品行，只因他懂日文才找上他的，敦促他早日脱身就是了。大儿子走了这条路，那么小儿子呢？也是一介书生呀，投笔从戎还来得及吗？……铁庵这么想着。

“鬼子进街了！……”墙外有人喊叫起来，“春圃，快出来看哪！”

正在书房中的春圃听出是高中同学二磊的声音，忙从房内跑出来。他身手灵活，一挪二纵便从丁字撑的木杆上斜爬到了墙门顶头，探出小半个身子，两脚踏实，双手支撑在房脊上。他好奇心强，决定要看看这东洋鬼子到底是啥样的……

“叭——”

军无戏，日本鬼子怕这雕花墙门里埋伏着中国军队，见有人从高处窥视便打了一枪，子弹从春圃的大腿间穿过，墙门上留下了一个弹洞，人未伤着。真玄！

“赶快下来！你要招祸啦！”铁庵听得枪声跑出来，见春圃这样子，吃惊不小。

这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大队。他们忙于攻城掠地，小小的泰伯镇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警告一下中国人后继续往前去了。

老祖宗吴泰伯在鸿山南麓安息了二千五百多年，尽管中国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但当皇帝的都是中国人，正统的民族思想，旷古如斯的恒常秩序，致使谁都不敢在泰伯头上动土。吴族比孔府还古老，外族人只能在此栖息而不能常驻。历史上有过许多次群起保护泰伯墓和雕花墙门的壮举。今天大队日寇过道，像瘟神天降，惊动了民众，不一刻，散而复聚的人们自动地汇集于雕花墙门外的广场上，人心对外族入侵的思想准备如同国民党的军事准备，都极差。吴铁庵正在内书房凝视那头戴方形平顶黑帽，身着无领黑袍的继宗学位照，老管家进门告诉了他，说乡亲们可能会上鸿山。铁庵急忙跑将出来，面对族人发出颤栗的声音：

“乡亲们，大家千万要息事宁人，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切莫上鸿山泰伯墓；引起日本人疑猜，圣地会毁在我们这一代……”

铁庵的话对吴族人中中年以上的人是具有权威的，但对青年人，他的话不管用了，此刻，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春圃：

“一步跪会招来百步跪的，二信，你领我们抗日吧！”二磊说。

二磊是春圃最相好的朋友和同学，小时候，只有他被春圃邀请到泰伯墓道里去玩过。那里是禁地，除去铁庵父子和老管家，没有第五人进去过。

“二倌，不能读书了，不能种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大磊说。

春圃脸上热躁得像着了火。雕花墙门上的弹痕是耻辱的印记，他不愿被族人称为软蛋，想到唐耿良留下的几支枪，壮了胆，轻声对二磊大磊说：“你们别声张，晚上再商量，一起到后山去……”

一语既出，驷马难追。当夜，春圃和一批青年学生秘密上了鸿山，宿营在天狗洞里，与神圣的泰伯墓作伴，壮志满怀，揭开了抗日的一页。他自己玩短枪，把步枪给了大磊二磊。

终于，日本鬼子进驻泰伯镇了！带队的是日军中尉早野明绿。他第一天就拜会了吴铁庵。他还带来了吴继宗的一封家信。铁庵明白了个中原因：继宗在日本留学时与早野明绿相识，是朋友。他的上司龟本大队长驻无锡城，“请”继宗当了翻译。

“请坐，请坐……”铁庵慌了手脚，对这个不请自到当中国土地主人的客人，不知怎么称呼，怎么讲话。老管家送上香茗点心，胆颤心惊告退了。早野明绿用中国话说：

“吴老先生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是大大的书香门第，泰伯镇读书人的一只顶，大大的好！”

铁庵虚与委蛇：“不敢当，不敢当，敝人乃一介文弱书生，无胆无识，吃白饭，守旧业而已。”

中尉是礼节性拜访而不作深谈，还是另有深谋？中国人是猜不透日本人的。给铁庵的印象最最深的是中尉的那两颗金门牙，一笑一闪烁，十分亮眼。坐了半个小时，中尉就回去了。日军驻在镇西的一幢洋房里，扯起了太阳旗，布了岗哨。镇上的事，自有几个从无锡城里带来的中国人在忙着。

终于在一天的午后，两个日本兵从据点出来“打野”——抓花姑娘，在鸿山脚下转悠，朝泰伯陵寝覬覦。这天值班的正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吴大磊吴二磊。大磊憨厚老实，毛手毛脚，读书成绩中游偏下；二磊略有几分乖巧，读书成绩中上，人不算坏，大磊反而高兴听二磊的。

“阿哥你看——”乖巧的二磊指给大磊两个目标。两个日寇如馋猫扑雀般追逐两个姑娘。“你看那两个龟孙连烧火棍也没带一根，你敢不敢上去截住一个？我也对付一个，把姑娘救下来……”二磊激大磊，大磊当真了，便取出一杆“中正式”，噔噔噔连跨几步，朝山下的鬼子追去；二磊见大磊来真格的，怕他吃亏，也摸了把锄头奔下山去，一前一后，犹如两团旋风。

鬼子做梦也料不到中国老百姓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慌忙夺路逃命。大磊一心想捉个活的，紧追不舍。田野里散处的几个农民，见有人为首，按捺不住了，你拿钉耙，他舞扁担，从东西南北包围上去助大磊；妇女搀扶受惊吓的姑娘进了树林，仿佛从虎口夺回了羊羔。

“抓鬼子哟——”

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助威呐喊一呼隆的习惯，人一多能太阳当胆。此一时，喊声四起。另一个鬼子撇下同伴溜回据点报信去了，朴拙的中国农民还蒙在鼓里。

被追赶的那个鬼子气急败坏，回头见紧追到身后的只有一人，便停住脚步准备硬拚。大磊听对方一股劲地喊“叭嘎——”不懂这是在骂人，误当“别开”，才想起手中握着枪，猛扣扳机，“叭勾”一声响，敌人应声倒下打起滚来。大磊毫无军事知识，竟弯下腰去细看，冷不防被鬼子抱住双脚，反被摔倒在

地。两人争夺地上的枪，扭作一团。日军毕竟训练有素，占了上风，枪移了主。正在危急关头，随后追上的二磊挥起锄头，朝敌人的脊背狠狠砍去。鬼子惨叫一声，负了重伤，哀鸣不已，把枪扔下，摇摇晃晃往前跑着。

天！何必操之过急。

二磊端起枪，不经意间偏偏命中了鬼子的头部。拍手称快之后才悟到闯下了大祸，连连吐舌头。汇聚拢来的十多人随即将尸体拖到附近的一个牛汪塘埂下，挖土将鬼子埋了。大磊清醒过来，急得难合口，心发抖，跑回鸿山向春圃如实报告。

春圃静听之后，频频搓手踱步，一迭连声：“惹祸了！惹祸了！鬼子会搜山捉我们的，今晚的关不好过，大家作好准备，全部转移下山。”

不假，春圃言中了。

深更半夜，据点日军出动偷袭了鸿山。一无所得后又迁怒于泰伯镇居民，抓去了五六十人，闹腾了一夜，查问尸体下落。老人们装聋作哑，问三答四，答非所问。被激怒了的日寇终于下毒手了！第二天，他们在大道上置了条板凳，将老百姓挨个按倒，用大锯顺序锯下了中国人的头颅！余下者也逃不出厄运。敌人用铁丝穿肩骨，十人一组游街示众，并威胁道，不交出皇军尸体将把泰伯镇、泰伯墓夷为平地，化为灰烬。

春圃举拳击掌，痛惜万分。铁庵沉痛地含泪相向，抬头责备儿子：“你们做事太轻率，不懂策略，愧对吴族父老乡亲呵！”

春圃摇头叹息，昏昏懵懵，他不理解成千个中国人面对为数不多的鬼子兵，为何吓得麻木不仁，乖乖束手待毙，眼睁睁